

惊心动魄的官场黑幕，独立特行的为官风格。
正邪对抗，名利角逐，良知VS私欲，究竟谁胜谁负？

天地良心

LIANG XIN

中国首部披露粮食系统黑幕的长篇反腐小说

一封匿名信引爆的惊天阴谋，草根检查组艰难的反腐历程。
粮食事，良心事。一部用良心记录社会变迁的官场史诗。
《天地良心》拷问理应长存天地间的天地良心……

河北大学出版社

TIAN DI
LIANG XIN

天地粮心

付勇军 作品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地粮心 / 付勇军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81097-862-0

I. ①天… II. ①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312 号

责任编辑: 刘 婷
封面设计: 方子豪
责任印制: 蔡进建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16 (700mm×1000mm)
印张: 17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097-862-0
定价: 26.00 元

天地粮心

- 楔 子 / 001
- 第 一 章 飞来的乌纱帽 / 006
- 第 二 章 粮食检查组 / 019
- 第 三 章 清查行动 / 045
- 第 四 章 神奇的尾巴 / 086
- 第 五 章 山雨欲来 / 129
- 第 六 章 趁势出击 / 157
- 第 七 章 殊死较量 / 180
- 第 八 章 栽赃陷害 / 196
- 第 九 章 死不瞑目 / 220
- 第 十 章 天地粮心 / 232
- 第十一章 真相大白 / 255
- 第十二章 苍天在上 / 263



1

H 城乱了。

整个城区洋溢着诡谲的气氛，大街小巷的老百姓暗自谈论着同一件事情。还有政府各单位的公务员，脸色阴沉沉的，缄默寡言，上班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语言不妥，惹及上级，引火烧身。

H 城人口不过 30 万，是中原地带有名的历史重镇，楚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地势平坦，放眼四周，一望无垠的稻谷良田，曾被海内外知名人士誉为“黄金粮仓”。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勾践执政，在这里卧薪尝胆，重视农业生产，奋发图强，使越国国力不断强盛，兵强马壮，终于在公元前 473 年灭掉吴国，与楚形成强烈的对抗局势。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包围，曾千里迢迢跋涉至此，得到 H 城老百姓的暗中帮助，休生养息，不日出城，主动出击，一举粉碎了敌人的步步紧逼，冲破了包围圈。可以这么说，H 城的战略位置从古至今，是兵家常争之地。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就是 H 市拥有令人垂涎三尺的粮食资源。

H 城的“乱”不是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凌乱，一种压抑在人们心底的燥乱，一种道德断层，良知沦落的杂乱。

H 城之乱是因为下属的东河镇死了个人。这个人是东河镇粮油公司的经理黄金舟，人称“三猴子”。此人上有两个哥哥，在家排行第三，所以家乡

人称呼他为“三猴子”。其实三猴子并不瘦，相反而长得五大三粗，肥胖的脸庞搁在粗粗的脖子上，如同一头丑陋无比的缩头乌龟，相貌猥琐，浑身散发着暴发户的味道，令人作呕万分。黄金舟是东河镇杨家大湾的人，父亲有弟兄十个，仗着人多势众，家丁兴旺，横行乡野。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的黄家，已发展到堂弟兄三十多人，大部分经商，小部分从政，算得上当地的“名门望族”。

黄金舟在 16 岁的时候，便跟随父亲黄世宗在镇粮管所做搬运工，凭力气赚钱。渐渐的，看见粮管所的职工与政府人员、粮贩子内外勾结，大把大把赚钱，于是眼红了，便思出一计，伙同堂兄弟及社会青年，在粮管所大门收“进门费”，大车 5 元，拖拉机 3 元，板车独轮车则 1 元。那是一个法制不建全的年代，黄金舟等人作恶多端的时间长了，粮管所主任自然不乐意，叫来派出所民警，恐吓一番，没想粮库内的搬运工全部罢工，让粮管所的正常工作全部陷入瘫痪之中。粮管所的粮库在建设之初，便占用了杨家大湾的数亩良田，其中黄家就有一半。当时农民为争取最大的利益，数次与镇政府及粮管所交涉，要求提高补贴，最后粮管所妥协，把粮管所的所有劳工业务承包给杨家大湾，按照势力及占用田地的多少，黄家自然是负责粮管所劳工业务的代言人。黄金舟等人被公安带到派出所后，黄世宗一声令下，卸粮上仓的搬运工全部休息，粮管所大院顿时堵塞，大车小车农用车，人力车簇拥在粮仓门口，越聚越多，粮管所的收购工作立即停止。粮管所主任识得厉害，赶紧与派出所商议，以大局为重，便放了黄金舟等人。从此黄金舟更嚣张了，不仅收受“进门费”，还参与粮食的收购工作，倒买倒卖，赚取差价。粮管所的部分职工也落个清静，你出力收购卖给我，赚小钱；我坐收渔翁之利，进大钱，何乐而不为？就这样，黄金舟依靠粮食，掘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开了米厂，还有药店，东河镇方圆几十里地没人不知道黄金舟的。20 年中间，黄金舟从飞扬跋扈的地痞变为东河粮管所的临时工，再从临时工变为国企正式职工，最后在 1998 年粮食企业改革的那一年神奇一变，成为东河镇粮油公司的经理，掌管东河镇 10 万农民种田的命运。

东河镇的老百姓对黄金舟本没好感，在过去的 20 年，大伙儿倍受黄家

的欺凌，黄家堂兄弟几十人，公安、政府、学校、粮食等各部门均有人，在东河镇区这弹丸之地，无论是房产开发，还是征地用地、收购粮食等等，都得顺从黄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啊，再说，就是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无济于事，会遭到黄家的报复。黄家有权有钱有势，只能是避而远之。现在，黄金舟意外身亡，大伙儿是暗自高兴，拍手称快。

黄金舟是死在东河镇粮油公司的仓库中，那粮库，是东河镇粮油公司最大的一座，编号为3仓。3仓在两天前刚刚经过熏仓，门窗被塑料薄膜、报纸封得严严实实。早上8:30，3仓保管员按照惯例进行巡视，突然发现3仓大铁门有被启动的痕迹，于是戴上防毒面具，进去查看，这一看不要紧，倒把保管员吓得魂飞魄散。只见黄灿灿的麦子上面，卧着一具尸体，是个身材肥胖的男子，胖脸大耳，面色青灰，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上面的油毛毡，嘴中还流淌着白色的唾沫，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尸体不是别人，正是东河镇粮油公司的一把手黄金舟。保管员当即膝盖发软，连滚带爬地溜出粮库，掏出手机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赶到现场勘察，黄金舟全身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任何重器的袭击，也没发现被强迫的迹象，死亡的原因是磷化铝所致。警方传讯3仓保管员得知，仓库钥匙一般在粮站值班室存放，只要是内部人，都可以打开粮库大铁门。黄金舟是粮油公司的领导，完全可以轻易拿到3仓的钥匙，由此推断，黄金舟是自杀。

黄金舟42岁，官运亨通，家财百万，有权有势，正处于人生事业的巅峰，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不得不让所有人一头雾水，迷惑不解。

2

按理说，黄金舟只是一个小小的法人代表，官阶不高，粮食企业在这近10年一直走下坡路，黄金周之死不足以引起H城的恐慌。并且黄金周生前作恶多端，屡次引起民愤，他的死应该让H市的老百姓快慰才是。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H市粮食局在1998年改制后，成立了12家收储公司，5家粮食储备库，东河粮油公司便是粮食储备库中的一家。

1998年那个秋天，气温炎热，粮食系统的职工有如闷在一口大铁锅中，惶惶不安，心急如焚，唯恐自己的单位被更换成“产业公司”，从此脱离政府的翅膀。那样，对自己简直是一场灾难。以后的生活就无着落，不得不面临看似分流，实则下岗的危险。虽然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行动，许多职工惴惴不安的度过，但仍然有惊无险的过去。该分流的照样分流，该找关系走后门的撞得头破血流照样挤进了收储公司的门，即使部分下岗分流的职工气愤填膺，不甘于被淘汰，上访聚会，可仍然折腾不出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效果。是啊！粮食系统宛如一头重病缠身的巨兽，已濒临死亡，即使是再高超的医生，已无力回天。这个理，粮食系统的职工不是不知道。到2004年，H市粮食系统又经过几次整改，当初的人员被精减到三分之一，粮食企业终于丢下表面上沉重的包袱，轻松前进，迈入正常工作的轨道。东河粮油公司在改制时本在“收储”范围内，可突然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把东河粮油公司立刻变为国家粮食储备库。要知道，在粮食部门苟延残喘的末期，能扭转颓废的局势，化被动为主动，这需要通天的本领。但是黄金舟做到了，不仅在改革时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登堂入室，成为收储公司的法人代表，而且还扭转乾坤，把东河粮油公司从“收储”的行列拉到“储备”的行列中来。收储与储备的一词之隔，却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国家储备粮库有资金政策扶持，不担心被淘汰；而收储却仍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左冲右突，行走国家政策的边缘地带垂死挣扎。自然，“储备”是一个香馍馍，让经常处于改革动荡中的粮食员工垂涎三尺。从这里，黄金舟的能力足见一斑。

H城的乱，并不是黄金舟的死有多么可惜，让老百姓及政府官员处于悲痛之中。而是，在他死前一段时间，省纪委接到一封匿名信，举报H市粮库藏有硕鼠，贪赃枉法，套取国家财政拨款。据说，省领导得知后，大为震怒，要求纪委组织专门力量，对H市粮库进行更严厉的查处。消息传来，H市的政府领导，粮食局上上下下惶恐不安，唯恐一顶黑色的帽子压来，让自己陷入万劫不能复生的地步。

H市粮食系统出现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了，举报的，集会的，上访的，打架斗殴闹出刑事案件的，层出不穷，让粮食局领导疲于奔命，难以应付。也

让市领导眼花缭乱，目惊口呆，异常恼火。

现在，在省纪委决定对H市粮库进行检查的时候，黄金舟突然身亡，这让原本处于多事之秋的H市粮食局更加蒙上一层阴影。H市粮食局是一个烂摊子，丑闻不断，局长也多次易手，没有人对里面的猫腻不明白，也没有人能真正弄明白。对于H市的领导来说，粮食系统的问题，早就是他们的心腹大患，让他们日夜感到忧虑，偏偏在上级准备对粮库进行新一轮的检查时，作为国家储备库的东河粮油公司一把手黄金舟自杀身亡，这不是雪上加霜，引起外界的议论，自曝丑闻吗？

也难怪，H市粮食系统的下岗工人上访的很多，还经常因为库房出租闹出刑事案件，甚至，每年都有一批因为贪污问题而落马的小官员引起市民注意。现在，在省检查组即将要对粮库进行检查的节骨眼上，黄金舟死了，这不得不让所有人暗自猜测：黄金舟是不是畏罪自杀？或者是为了保护幕后的黑手而自杀身亡？

于是，谣言四起，关于粮食局丑闻的议论弥漫在H城的上空。H城的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种言论与思维的混乱。

第一章 飞来的乌纱帽

1

D城一座普通的小院内，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气氛，厨房中不断冒出浓浓的黑烟，还有呛人的油渍味，令10岁的肖依依禁不住直皱眉头。

肖依依板着小脸，拉拉小方桌，让院中的餐桌尽量靠住自己的身体，扑闪着乌黑清澈的大眼睛，大声嚷嚷：“爸——你烦不烦啊！你就不会把煤气调小一点吗？这么浓的味道，我都不能写作业了！”说完，干咳几下，以示抗议。

“肖翼南，女儿的话你听见了没有？做饭注意环保，不能产生有害气体，不然，让依依身体不舒服，我拿你是问！”付蕾扭着柔软的腰肢，一边在院子中间晾衣服，一边朝院子侧边一间小小的屋子大吼几声。付蕾34岁，身材娇小，长相清秀，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典型的小女子，可在家中，从来是这么泼辣霸道。

“妈——你别这样嘛！”肖依依扬起一张明净的小脸，嗔怪道。显然，女儿对妈妈的态度很不满意，认为妈妈的吼声有碍此时和睦融融的气氛，实在是大煞风景。

“得了得了！我就知道，你们父女两个从来是一条心，我得罪你们了！”付蕾白了女儿一眼，装作生气的样子，继续忙乎。

“妈——”肖依依的小脸红彤彤的，不知怎么回答母亲的埋怨。

厨房内，翻滚的浓烟渐渐减弱，肖翼南手脚麻利的起锅，一锅发红发

亮，烧得晶莹剔透的小龙虾倒在盘中，呼呼的直冒热气。肖翼南擦擦手中的污垢，将鼻子贴在龙虾上，一阵香味顿时袭来，让人垂涎欲滴。他用力吸了几口香味，本想品尝品尝，但思量几下，决定还是让娇妻美女先吃，让她们发表发表意见，看看自己的厨艺有没有长进。

“龙虾来咯！”

肖翼南高高端起盘子，像魔术师表演一般，动作极其夸张，但又非常小心的把一盘子龙虾放在依依的面前。

“啊！龙虾？我最爱吃的！”

依依把小脸凑在盘子边，眼睛珠子都快掉了下来，用力嗅着龙虾那带有麻辣的香味。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渴望，抓起一只小龙虾便放入嘴中，咀嚼起来。

“依依！快去洗手！”

付蕾悄悄站在女儿的背后，慢条斯理地发布命令。

依依僵硬地把龙虾放回盘中，抹抹嘴上的油，机械地起来，转身，不甘心的走向卫生间。

“你呀！何必装出一副凶煞鬼神的样子？吓着女儿了！”高大的肖翼南张开双臂，轻轻地揽住妻子的细腰，将一张英俊的脸贴在付蕾白皙的后颈上，来回移动，用粗粗的胡须扎着女人细嫩的皮肤。付蕾不仅心旌摇荡，脸红了一下，发现孩子正出来瞪着大眼注视着他们。她连忙推开肖翼南，打岔道：“去去去！孩子正看着我们呢？”

肖翼南赶紧松开，走进厨房端菜。这院子是D县城关粮油公司的房屋，肖翼南搬进这里快10年了，由于房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的，房屋结构及装修都很落后，为此，肖翼南的下属多次要求他搬回单位居住，肖翼南都没有答应。肖翼南是D县城关粮油产业公司的总经理，粮食系统改制以后，他带领200多名分流出来的职工从一张白纸干起，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职工的生活来源有保障了，企业也日益壮大，他多次被市粮食局，省粮食局评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改革先锋等等称号。就连省里的领导都知道他的大名。按道理说，肖翼南完全可以利用合理的理由，把家搬到城关粮油产业公司漂亮的小区内，但屡经波折的他深知这样一个道理，谨慎行事，低

调做人对他的前途更有好处。粮食系统的改革之路崎岖不平，暗礁密布，稍微不慎，便一头栽进深深的漩涡。再说，从农村出来的他也容易满足。这小院是一座四合院，平房内卧室客厅书房小会议室一应俱全，外面是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比起农村的居住环境，好多了，简直有天壤之别。唯一可惜的是缺少一间餐厅。但肖翼南一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在院内摆上一张小桌子，几把木椅，吃饭更好，也更有胃口。露天可以晒太阳，晚上看星星月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依依出来不巧碰见父母亲密的动作，有些尴尬。现在孩子早熟，懂得事理多。小小年龄的她知道不该看见父母这个动作。所以她闷闷不乐的回到座位上，埋头吃饭。

“哟！我家依依这是咋地啦？成了大家闺秀，也不调皮了？”

付蕾坐在女儿的身边，逗孩子。

“你们——是在耍流氓！”依依翘着小嘴，委屈地说道。

“我们不是耍流氓，我们这叫爱！”肖翼南忙前忙后，变戏法似的端出很多菜，都是依依和付蕾爱吃的。肖翼南喜欢在家做饭，更喜欢家里轻松和睦的氛围，每次回家，总是抢着做饭洗衣。

“你呀！别教坏了孩子！她那里知道什么爱不爱的！以后注意点影响！”付蕾一边帮孩子夹菜，一边唠叨。

“就是，你们都得注意影响！不要熏坏了下一代！”依依窃笑几下，不再拘谨，大吃起来。

“我说你们，怎么就串通一气批评起我来了？”

“哈哈！”

小院内响了欢快的笑声。

这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开到肖翼南的家门口，下来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这人50多岁，行色匆匆，好像有什么重要任务。他一下车，赶紧推开院门，走进来。

“程局长？您怎么来了？”

肖翼南正帮忙妻子盛汤，听见门响，回头一看，立刻怔住了。发现粮食局局长程旺民出现在自己的家中。

“翼南，我找你有事，你得和我去市里一趟。”程旺民的语气有些郑重，也有些神秘，迅即让这三口之家紧张起来。

“什么事啊？程局长！”付蕾缓缓站起，傻了。

“唉！不是什么坏事，但也不是什么好事！我们走吧！翼南。”程旺民非常瘦，但很精神，讲起话来，也干脆利落，颇让人深思。他看了看这一家老小，发现他们都瞪着大眼小眼盯着他，一脸茫然。立刻向付蕾和依依挥手，安抚她们：“没什么事哈，你们继续吃！是这样的，市委领导对翼南很重视，想提拔他！”

“什么？我不会做梦吧！”付蕾睁圆眼，摸摸胸口，长吁一口气，表情极为夸张。

2

D城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万人的小县城，属于H市代管。城区面积不大，方圆只有3公里左右。整齐的楼宇，宽阔的街道，绿幽幽的绿化带，成为这座小城最独特的风景。D城的城区规划非常合理，外观看上去整洁，大气，但流动人口并不多，偌大的主干道只有三三两两的居民在行走，看不见一个翘首驻留，对这里感兴趣的游客。偶尔，一辆桑塔纳轿车像逃命似的奔过，扬起一阵青淡的烟雾，给这个安静的城市制造出稍纵即逝的喧哗。

肖翼南乘坐的黑色奥迪车就像是天外来物，与这座想费尽心思折腾成大都市的D城格格不入。奥迪车那光亮照人的车身，四个圆圈组成的醒目标志，还有前面显示权威的0字号开头的车牌号码，无不意味着乘车人地位的不同。

肖翼南透过车窗看到路人惊艳的目光，这让他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此时此刻，他才理解到那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要坐高级轿车的理由。车与车的区别，乘车人与行人的区别，不就是为显示出高人一等的虚荣吗？

奥迪车犹如一条黑色的幽灵，无声地穿过D城，驶上国道，20分钟后，

又钻进通往 H 城的高速公路。

程旺民靠在柔软的车椅上，目光炯炯，表情轻松但有某种欲言又止的苦衷，这种态度很复杂，是欣喜但又混杂着担心，是焦虑又填充着劫后重生的生机。反正他的内心如同他的面部表情一样，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他坐在车内，位置占得很大，倒把肖翼南挤到车门侧。他的坐姿如同他的官职，有一种当仁不让，运筹帷幄的英雄气概，他是粮食局一把手，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呼风唤雨，决定每一个粮食人的命运。但如果用骄横霸道来形容他，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个内心缜密得像蜘蛛网一样的人物，他的一言一动都充斥着雄韬伟略，洋溢着让人着魔的睿智。

肖翼南的表情则一目了然，他睁大双眼，兴趣盎然地注视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他的内心虽有些好奇，或者是对前途未知的担忧，但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多年来，命途多舛，经过磨难的他知道，即使是在变化莫测，阴谋笼罩的情况下，也只能保持镇定。在如今这样的时局中，一个科级的小小经理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面对领导的翻云覆雨，也只能被动接受，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况且，局长程旺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老领导，自己能有今天，也全仗程局长的提拔和帮助。肖翼南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和他手下的几百名职工一样，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也知足了。肖翼南清楚的记得，当初粮食系统改制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要从副经理的位置提拔到城关粮油公司的一把手，这副职到正职，虽只有一步之遥，却比登天还难。可事情水落石出后，局党委发出通知，肖翼南被调整到产业公司，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企业的一把手。这产业公司虽说有 200 多号人，却都是被收储公司踢出的刺头兵，可以这么说，肖翼南担任的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企业法人代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产业，却要管理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肖翼南为此困惑了好久。最后程旺民了解到城关粮油产业公司的困境，大笔一挥，把收储公司旗下的精米厂划到了产业公司的属下，凭着精米厂的一点资源优势 and 流动资金，产业公司慢慢发展壮大，成为 D 市粮食局内首屈一指的强势二级单位。两百多名分流出来的职工的工资解决了，肖翼南也被宣传成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被市里，大市和省里表彰为改

革先锋，先进企业家及劳动模范等等。肖翼南知道，没有局长的关切和帮助，就没有他肖翼南的今天，更没有那几百号人安稳工作的和谐局面。仅此，他也应该对局长感到信任。所以在车内，程旺民不启口讲话，他也不想多问一句。这是一个真诚的问题，他不想让领导认为他怀疑什么。这是个大方向。

小车平稳前进，车轮与柏油路面急速摩擦，发出“沙沙沙”的响声，轿车档次高就是不一样，肖翼南看见局长和司机的水杯安静地放置在两个车椅之间，一动不动，水平如镜。

司机是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白白净净，浓眉大眼，长相俊秀。肖翼南不认识他，可以肯定这车不是局机关的。但肖翼南又窃窃的想，这么高级的轿车，恐怕是领导新买的吧，为了谨慎行事，就连司机也换成同事不熟悉的人。肖翼南想到这里戛然而止，忙阻断放纵不安、杂乱如麻的情绪，摇摇头，命令自己不要瞎想。没想到这个细微的反应竟被程旺民从后视镜里看见了。

程旺民抹抹油鉴发亮的头发，这些头发虽有些稀疏，但又十分乖巧地倦伏在即将谢顶的头颅上，这是他习惯性的标志性的动作。

“你怎么不问问去干什么？”程旺民笑了一下，打破沉默，表情有些诡异，透露出某种不可告人的神秘，这种神秘是一种友好的姿态，甚至是讨好的态度。

“跟着您，还怕您把我卖了？”肖翼南轻松化解局长丢过来的包袱，他不想去探询，觉得还是由领导自己解释为好。

“哈哈！”程旺民抚掌大笑。

“是这样的，省委省政府决定对H市粮库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省委有关领导直接点名要求你担任检查组的组长！”程旺民正色道，眼睛瞟了一下肖翼南，眼光带有欣赏的意味。

“什么?!”肖翼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消息太突然了，如同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他彻底震懵。

的确，一个县级粮食局二级单位的经理，竟然青云直上，被委任为省委

领导下的粮食检查组负责人，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哈哈哈哈哈。你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啊！可这是事实！”程旺民看着肖翼南惊愕的表情，大笑起来。笑声中洋溢着不可思议，又有点善意的幸灾乐祸。

“你在讲笑话吧？局长！”肖翼南瞪大眼睛，望着程局长那张异常干净的黑脸。

“没有！一个小时之前大市粮食局郑局长通知我，让我在今天晚上8点钟把你请到H市政府招待所，说是省市两级领导点名，由你担任检查组组长。具体内容我只知道这么多！”程旺民像讲故事一般，抑扬顿挫，情感色彩渲染得极浓。

肖翼南整理下衣服，很茫然，也很困惑，仿佛沉入梦境，用梦呓般的语言接过领导的话茬。“不会吧！不会，这不是真的！”

肖翼南实在找不出上级提拔他的理由，并且，从县粮食局二级单位法人代表的位置跳上省直辖的粮食检查组组长的宝座，这一跳，简直和坐直升飞机一样，跳越了局级和县级，直接跳到省委领导的旗下，可以用飞黄腾达来形容。

“什么不会？翼南啊！乱世出英雄，一切皆有可能！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坐着市政府的车子前往市政府吗？你也别瞎想了，好好梳理一下情绪，准备接受上级的任务。后生可畏啊！当年我就看出你有魄力，有能力，才敢把城关粮油公司分流出来的几百号人交给你管理，不然，我和县领导都没有好日子过！马上你就要高升了，在这里，我代表粮食局党委和城关粮油产业公司的职工对你表示谢意！”程旺民的语气突然客气起来。

肖翼南却受不了局长对自己的阿谀逢迎，他坐立不安，挪挪搁在真皮沙发上发热的屁股，诚惶诚恐地说道：“不敢不敢！局长，我能有今天全靠您的栽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会忘记程局长的！”

“真的？”程旺民狡黠地眨了眨眼。

“真的！”肖翼南信誓旦旦，额头的汗水直往下冒。

“老弟啊！我是开玩笑的，你可别当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干什么事都需要一个帮手！这么多年来，我没当你是外人，有什么要紧事总是

指派你去干！因为你让我放心啊！现在你马上调走，等于卸下我的臂膀，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心的好兄弟商量商量了！唉，这粮食局这个烂摊子，总是收拾不利索，让我担忧啊……”

程旺民喋喋不休起来，向肖翼南大倒苦水。这回是推心置腹的真话，肖翼南也明白，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也是婉转告诉他，上任之后多多关照。

肖翼南在附和局长的同时，脑子里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省领导为什么要让他当检查组的组长？这次粮库检查到底是怎样的一次任务？难道和东河粮油公司的法人黄金舟之死有关？

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结果。他突然预感，前途未卜的感觉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和深深的漩涡，一不留神地跨进去，就会被卷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粮食这个东西，事关老百姓的性命，也与国家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但就是这个重要的东西，从来就处于矛盾的中心，利益交错，纠缠不清，让无数农民爱恨交加，难以释怀；也让无数官员虎视眈眈，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丢掉官职甚至身家性命；更让国家领导人寝食难安，日夜忧虑。

粮食不仅仅是粮食那么简单。

3

40 分钟后，小车开到 H 城的政府招待所大院内。说起来是招待所，却比五星级的大酒店还要气派。这里幽静，绿树红花，几幢小楼错落有致地藏身于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宛若琵琶半遮面，楼房的颜色是灰色的，庄重典雅，恢宏高贵，透露出神秘而又肃穆的气氛。

肖翼南和程旺民在大院深处的一座小楼前下车，刚登上台阶，就被一个穿白色衬衣，黑色西装的小伙子拦住。

“请问你们是 D 市粮食局的吗？”小伙子彬彬有礼，扶了扶鼻子上的金丝眼镜。

程旺民上一步，伸出右手，忙答：“我们是，我们就是！”

小伙子礼貌性地与程旺民握手，扫视了一下面前的两个男人，又问：